

生活滋味

角落的光

古岸

卧室角落的一把软布躺椅自住进来后就一直放着，好像也没怎么坐过，更多作为临窗摆设，让不规则的房间飘窗角落不至于空空荡荡。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原先装修房子时东翻西翻，东看西看，一眼相中的物事，挪来未必适合。这么多年下来，最佳的读书状态还是在床上，“葛优”躺，惬意无比。

一件事弄不好，总是为自己找理由。应了那句话，差生文具多。我也一样，从需要一间舒服独立的书房开始；需要阅读架、工学椅，依样学样，不一而足。其实，都差点意思，钱花了不少，最舒服的依然是原点，兜兜转转，原来在床上的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。这样说，对当初的发心不忍直视，事实也并非如此不堪，只是与当初购买这把椅子的初衷大相径庭，与己不便，赠人芳香。家人放衣服，脱下衣服或者不用的衣服，随手一丢，椅子座位很深，可以堆放许多，省了衣服架子。要穿时随手一捞，省力无比。

房子东南向，早上太阳出来，透迤到此角，透骨新鲜。尤其是冬天上半日，昏昏缩缩中，它温情款款而来，通体舒畅。我喜欢透明的空间，“压乌头”的东西一律想弄掉，要不是当初装修时物业有规定，真想全部敲掉，全部改成落地玻璃。窗明几净，这和小文人的趣味不搭界，更不是染指清供、雅赏之类把玩。想想眼睛睁开，目之所至，敞亮、通透，多少养眼。

旧历龙年骨折，行走不便时，实在去无可去，就从床上挪到此处，躺着。那是一段无比郁闷痛苦的日子，意兴阑珊，每天看光影移动，听鸟鸣啾啾，风吹帘动，叶动时动，心动体疲。长时间拘留在此椅上，背酸屁股疼，疲累而焦心，时间仿佛有了重量，慢慢地从窗前砸了下来，左翻一下，右侧一下，木木地将面孔从酸麻而僵硬的手掌间升起。特别是骨头板正时，每天被一阵阵痛激醒，稍结苦厄，滑着手机，滑着“不知所味”的明天。天天盼望着能好起来，去上班，第一次发现上班也是种奢望。已不想回顾那段日子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总算熬过去了。

早上到中午那段有太阳的时光，我常常一个人待在那里，抬高脚，消肿，发呆，傻子样地坐着。不知道想什么，等腿好后重又坐在此处，忽然想起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的情境，当初并未憋出一个字。



AI制图

只记得，痛得难熬，烟瘾发作时难熬，真想打开窗子跳下去。回过头，低声下气地求爱人，看其眼色，与其谈条件，总算定额数量，以支领取，论支度日，吸到只剩烟屁股时才按熄。那时，觉得自己进入了一种恍惚状态，对外界的感知似乎在走向失控，再这样下去精神会出问题。由此及彼，第一次体会到“他人即地狱”，第一次感同身受长期卧床的老人，过的是什么日子。人活得很坚强，也活得很赖皮，对活着的感受到最后只是简单的本能要求。曾跟

一位朋友聊过这个话题，他希望下辈子活得有些质量，最低要求，生活能自理，否则没意思。

春暖花开是个用滥的词，恰好是这个时节，随着骨折的康复，心情为之雀跃，这春暖花开像是为我定制的复苏迹象，每天把这个词念叨几遍，一切都生动起来。走过春天，小区的海棠花开了，从单拐到脱拐，一有行动，就远离了那块宝地。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痛。这把椅子慢慢又堆满杂物。我想把骨折的事从我身边撇得干干净净，祛除晦气，再也不想与它有任何相干，相关的物什，什么拐杖、拉筋板、滚球、弹力带全都扔掉。可不知怎么，却没过动椅子的想法，但也懒得理它，也没想再过去坐坐的念头。

自从钢板拆掉后，那只患脚总是生理性地寸着，不敢发力。今年年关时节，打扫卫生。错身时，重心倾斜，一个趔趄跌倒在那个布质躺椅上，整个地把身子坐进去了，腾地冒出灰尘。原本想立刻起身，手撑扶手时却顿住了——那凹陷的弧度，竟还认得我的体重。跌进尘埃里的瞬间，患病时光，灰尘般地浮在眼前。它已嵌进我的身体，它陪伴过我肉体与精神煎熬的日子。窗帘垂摆，是风，从窗子的缝隙吹进来，很轻，但一波波持续不衰，它瓦解在椅子周围，似乎也在召唤着我该做些什么。

这回，我没丝毫犹豫，离过年还剩一礼拜，立马在淘宝下了一个不错的落地灯，再三与店主确认年前必须送到。

忙了一个下午，整理出属于我的空间，台子边置一盆花，余地可以放茶杯。缺个搁脚的东西，想到衣帽间里有个皮质的收纳箱，叫妻子塞满换季的衣服，刚好可以放脚，软软糯糯，非常舒服。窗明几净就这么回来了。入夜半躺着，手里拿本书，有翻没翻几页，双腿置于面前，过去的一年历历在目，打开触摸式落地灯，被光圈拥入怀中。拉开窗帘，仰头看月亮时，突然被这漫天星辰击中，心底奔涌着自然的喜悦——命运会重复发同一张烂牌，直到你做出新的回应。换句话说，年轻时的我可以制造自我的无端；到现在这把年纪，必须放下自我欺骗，实事求是。

窗明几净是建设自己的心情。角落的灯光，照见自己。对我来说，世界很大，也很小，世是当下，界是局限。而角落的灯光通向模糊而深邃的内心世界……

我与晚报的故事

墨香里的纸短情长

成余庆

早上踏入办公室，内勤放在桌上的《舟山晚报》已静静等候。我习惯性地翻到“心海湾”版面，目光触及那行熟悉的署名时，心间霎时漾起一阵温软的暖意——那是我前些时日投出的一篇小文，此刻正墨香盈盈地舒展在纸页间。

与晚报结缘，要追溯到2006年初。彼时我刚调任朱家尖警察署从事内勤工作。内勤岗位一个重要的职责，就是负责单位的内外宣传工作。到岗不久，单位查处了一起治安案件，我依着前辈的行文范式，忐忑地写下一篇宣传稿，投至晚报编辑部。未曾想，翌日便接到了编辑的来电，细问案件的来龙去脉。当日，那方小小的“豆腐块”便见诸报端，通讯员一栏赫然署着我的名字。我攥着报纸，兴冲冲地在同事间传阅，心头的雀跃久久未曾散去。

自此，我与晚报的笔墨缘分一发不可收拾，《帮工偷螃蟹被识破 慌张跳池塘遭擒》《风高浪险 海钓客惊魂1小时》《偷辆自行车送女儿 他的父爱变了质》等一篇篇新闻通讯稿接连见诸报端。投稿、改稿的往复间，我结识了数位晚报记者、编辑老师。虽大多素未谋面，但他们对我拙作的悉心斧正，早已化作了笔墨生涯里的点点星光，照亮了我前行的路，这份知遇之恩，我始终铭记于心。

2010年，我加入普陀区作协，开启了文学创

作的探索之路。从凝练的新闻稿，到抒情的诗歌、散文，虽同是笔墨耕耘，但其间的门道却有着天壤之别。一次偶然的机缘巧合，我结识了晚报文学副刊责编缪老师。她为人谦和温润，对我们这些文学新人毫无门户之见。初次相见，她便将刚出版的诗集《时光的河流》赠予我。归来后我伏案细读，字里行间的哲思与温情触动心扉，遂写下一篇《相逢何必曾相识》的读后感，聊表感念。

此后数载，我断断续续在日报、晚报刊发诗歌、散文与时评类文章数十篇，偶有作品在报社征文活动中获奖，也算圆了年少时那个怯生生的“作家梦”。此间，我亦有幸参加过晚报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与读书会，每一次参与，都如沐春风，受益匪浅。记忆最深的是2016年8月，在定海图书馆由市文联和晚报联合主办、市作协承办的“走进群岛新区，相约美丽乡村”文化惠民活动第九站——“海洋风”诗歌朗诵会。台上，我与阿鸣、夏一萍、胡燕达联袂朗诵朱红萍创作的《东港梦》，引来满堂喝彩。翌日，晚报便刊登了我们朗诵时的照片，定格了那段熠熠生辉的时光。

2018年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，我又有幸结识了当时的晚报副总编姚碧波老师。他性情温厚开朗，在文学创作领域深耕多年，尤擅诗歌。最近，他

的《东海百里文廊》在《散文诗》（人文综合版）2025年第8期至11期头条专栏“诗性大地 百里文廊”连续重磅推出，共计刊发前言1篇、散文诗90章、图片36张。以文学作品的形式，在全国知名文学刊物的头条专栏连续推介定海，这在舟山文艺界尚属首次。而他在编撰《诗咏新城》时的敬业精神，更让我心生敬佩。我创作的几首小诗有幸忝列文集之中，他均逐字逐句推敲，即便标点符号与提法的准确度也不曾放过，这般严谨细致，无愧于舟山文艺界前辈的风范。

时光荏苒，随着年岁渐长，工作与生活的压力与日俱增，执笔创作的激情也悄然消退。2025年初的区作协年会上，我再次遇见缪老师，她笑着对我“严厉批评”，提醒我近年的作品产量锐减。而在不久前，女儿放学回家拿出晚报的小记者报名表，征询是否报名，我笑着说，当然要报名——这是我们两代人的晚报情缘！

一纸薄报，载着流年。那些与晚报相伴的时光，那些文字里的悲欢与成长，那些素未谋面却倾心扶持的暖意，早已沉淀为我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。纸短情长，不尽欲言。我深知，凭我这支拙笔，道不尽这份绵长的情缘。唯愿往后重拾笔墨，多写稿、写好稿，方能不辜负晚报诸位老师的殷殷期许。